

城/市/漫/记

美花红千层



张鉴

开车去璧山，突然发现黛山大道中间隔离带多出一树树红花，夕阳映照下如火如荼，摇曳生姿。赶忙摇下车窗，降低车速，目光从花树上轻轻抚摸过。

“这是什么树？开得这么肆无忌惮！”带着好奇，一路好心情。

第二天回到学校，竟然在花园一角再次见到，犹如老友重逢，忍不住跑过去与之打招呼：嗨，美花！这其实有点俗，就像看见女孩走来，冲口就喊：嗨，美女！

不过这次，我俗得有水平，因为我居然叫对了！在她胸前，我清晰看见她挂着的大名：美花千层红。我忍不住笑了。惊呼这个名字，太好听了。天底下，即便再美丽的花，大约都没有第二个赤裸裸管自己叫“美花”的吧？

准确地说，花不是花，是一根根细细的针组成的一把长刷子。我用手指数触这些“针”，柔软细腻，如塑料，如松针，外表锐利，骨子里深藏柔情。这花太有意思了，明明是花，又要装着是刺；明明是刺，却又娇娇艳艳。我想，她或许是想用浑身的刺来守护内心的芬芳和安宁吧？也或许，她就是一普通植物，偏偏飞扬跋扈地要活出自己的骄傲和恣意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我好像听见风中的她在说：“就算卑微如灌木，也要尽情绽放，你爱看不看拉倒，谁稀罕？”

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”我想起唐朝诗人苏味道的一首《正月十五夜》中的句子来。他说的“火树”比喻的是元宵节点缀装饰灯火的大树。可这眼前的美花可是名副其实的火树，没有任何装饰。仔细看，花树若伞若冠，叶子苍绿细长，形如竹叶；满枝吐焰，形呈穗状，蓬蓬松松，每一枝都是一把红刷子，整棵树就由无数把红刷子簇拥着，层层叠叠，在风中荡漾起曼妙繁花，掀起红浪千层。生命在燃烧，激情在奔涌，骄傲在飞扬！

“火树风来翻绿焰”，多好啊！我从内心喜欢这放肆的红千层，久久地瞩目着眼前的火焰燃烧，芬芳流淌。任她的美灼伤我的眼眸和内心而感动到无语。

女作家简媜写过一篇名叫《白千层》的散文。她

说，“我从来没看过的，奇妙透顶的树，树皮一层层地，仿佛要脱掉旧衣换新裳一般，拉拉扯扯个没完没了。”白千层？红千层？莫非，她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姐妹俩？记得读过该文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在寻找那棵树皮干干净净，却柔软得像一张白纸，还可以写诗写文的不可思议的树。“风一来，就东摇西摆，活像千只万只的小毛刷，也不知道要刷树皮上的老皱纹呢，还是要刷树叶上的灰尘？不过，虽然猜它不透，但看到千万只风中摆动的小毛刷，心里的阴影早就没影了，就算有再多的不愉快，也会被它们刷得清清爽爽的。”

豁然明白，原来，简媜的白千层，和我眼前的红千层真的就是姐妹俩！只是，一个一身白衣，一个一袭红裙。如果说，我在黛山大道上和校园里见到的红千层是久别重逢，那么，这一刻，我与简媜，隔时空，在一朵花里拥抱相认！

我的内心有点小激动……红千层啊红千层，你真是个倔强任性的姑娘，安安静静，又妖妖娆娆地活在自己的岁月里，刷着生活的迷雾，刷着灵魂上的尘埃！潇洒恣意，朴朴素素，又凛冽傲然。那燃烧的火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！你是刺，又是花！你自赏，又自卫！你的生命皮千层，叶千层，花千层，活着，不断蜕皮更新，又不断开出满树的毛刷，刷着自己，刷着尘世，也刷着时间里的尘埃。

再开车路过黛山大道，有了红千层的照耀，一路上更觉诗情画意。一棵棵红千层，千千万万把红刷子，这隆重的排场，让整条道路，整个视野，整个天地，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。

看啊，天空的阴霾，生命的迷雾，通通扫尽，于是蓝天出来了，云朵出来了，清风出来了，青山出来了，绿水出来了……

生活需要这样的快乐和感动。一株红千层，把岁月写在树上，任风吹过，任花刷过，每一天都干干净净。既写风华灿烂，又写岁月静好。不必刻骨铭心，不必名垂青史，一边记录，一边刷新。脱一层皮，成长一次。

我更相信，脱尽千层皮，你，还是最初的你。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山/川/抒/怀

四姑娘山回眸



戴馨

几年前，也是酷暑难耐，我们乘车沿岷江一路西行，向四姑娘山进发。在翻越海拔四千二百多米的巴朗山口时，有的乘客开始出现高原反应。但是，当四姑娘山的风姿终于展现在眼前，大家不由精神一振。山路蜿蜒，蓝天明净，星星点点的牦牛斜斜挂在绿甸上，我们仿佛立在云端。远处，四座晶莹的雪峰跃然而出，超凡脱俗，好一幅海市蜃楼的景象！

四姑娘山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境内。它并不纤弱，而是像个大汉端坐在那里，显得魁梧雄壮。夕阳西下，金光浮动，圣洁异常。传说四位姑娘是一位山神的女儿，为奸人所害。后来她们的坟墓化为四座雪峰，受日月精华之润泽，她们复活了，成为此地的山神，庇荫着一方百姓。每年五月初四，是四位姑娘羽化的日子。这时，方圆百里的群众都会聚集一起，燃篝火、烤全羊、喝青稞酒、围跳起欢乐的锅庄舞。记得当时我买了两坛咂酒，上台阶时手一滑，摔碎一坛，顿时一股醉人的米香扑鼻而来。

时隔多年，再次到访，一切还是熟悉中的模样。清风拂面，沁沁地凉。坐在去双桥沟的游览车里远望，从山顶垂直向下依次分布着雪峰、冰缘、草甸、森林，一派典型的高山特征，静谧宁静。难怪古人赞道：“山造奇绝树造景，水写晴空云写情。落霞含烟千里路，不见风雪夜归人。”号称“东方的阿尔卑斯”，它的确当之无愧。到了秋天，这里的天色更加高远，山中斑斓绚丽，更有妙趣。

正值雨季，空气和土地都变得湿润，山林却被洗涤得越发葱翠。雨停了，空中到处积起薄薄的云。

和朋友们走在栈道上，背景层次分明，浅绿的草甸、油绿的森林、黛蓝的群山，以及雪线上晶莹的雪峰。几朵白云时而凝固地挂在草甸上方，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，时而化为轻烟消失不见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，都是一张大片。枯树滩尤其别致。这是溪水回旋形成的一个静静的湖泊。浸泡在湖里的枯树一根根、一排排，依旧粗壮有力，枝干直向云天，虬枝缠绕，枯树的褐色与背景葱茏的森林，远处皑皑雪山、巍巍蓝天搭配在一起，丝毫不显突兀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。

沁人肌肤的雪山之水，泛着浓酽的绿意，在人参果流速渐慢。两岸奇峰相对而出，溪流从远处两山的交点处流过来，滋养着脚下大片绿色的草滩。溪边，是一棵斜斜向河中延展的老树，不知它在这里立了多少年了，只见它的身姿宽厚，顶端不知什么原因被劈开，枯萎了，但下面仍然枝繁叶茂，生机盎然。自然之奇特，就是不受打扰地与世界共存，是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，当好好珍惜。遥望巍巍雪峰，始终伴随你左右，又与你若即若离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才能令你始终保持一腔热爱，奔赴下一场山海。

因为时间关系，这次只游览到一条沟。想起以前，策马奔腾在长坪沟的情形：穿枝打叶，风声树影快速后退，充满速度、力量、征服的喜悦，自内向外喷薄着激情的感觉，真是十分美妙。回眸四姑娘山，愿雪山之水，永远洁净无瑕；更愿它滋养的这片土地，远离尘世的浮躁，值得所有人以心灵相托。

(作者单位：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统战部)

诗/绪/纷/飞

艳山姜



郑劲松

不是所有的花朵都能成为风景
比如艳山姜，在六月的林地
容易被人当做杂草寂寂无名
需要辨识程序才能确认身份

曾被叫作“含胎花”及“豆蔻”
唐诗里的少女羞涩矜持，婀娜多姿
这一串乳白色的铃铛
挂在六月闷热的风里
如果有雨，就会含着晶莹的泪

居然是一味药，甚至食物
在灾荒年月，它的根救过人命
没人打开它的历史
出身山野的惊艳过于寒微

它错开百花绽放的时节
不蹭热度，也不特立独行
甚至不招蜂引蝶，它的汗水
不香不甜，无法酿蜜

它把全部的生命献给了叶片
当艳山姜的彩叶布满金色的条纹
你总会看到有一条路
指向阳光，月光，路灯与星星
(作者单位：西南大学博物馆)

生/活/随/笔

大青椒



罗邦万

家住大山里的小姨，每年每季都种有各种各样的蔬菜。农村中常见的蔬菜，小姨家基本上都是种齐了的。因为她家选用的品种多为传统老品种，加之不施化肥、不打农药，所以种出来的蔬菜不但口感舒适，还绿色安全，在饭桌上自然大受欢迎。我们一大家族的人，都很喜欢到小姨家做客。

今年我们几姊妹又相约去小姨家。小姨家居住的海拔较高，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大山，空气非常清新宜人。置身其间，感觉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那么舒适惬意，都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。

小姨全家人都非常热情好客，跟以往一样，又弄了许多好吃的，满满一大桌菜让大家饱享口福。桌上的蔬菜、鱼以及猪肉都是小姨家自种自养的。麻辣鱼也很好吃，真是“不摆了”。

不得不说的是，我们每次去小姨家，小姨都要推豆花。小姨家推豆花还真是用人力“推”，用磨子“磨”，而不是用机器打。小姨说，打豆花是要比推豆花省事些，但推出来的豆花更好吃更香。那一碗碗又白又绵的豆花，再每人配上一碟香香的油辣子蘸料，让这丰盛的一桌菜锦上添花。

中午、晚上两顿大餐，我们大快朵颐。临走时，小姨特地从地里拔了10株大青椒苗送给我。她说这青椒长得又大又多，如果种好了，足够一家人吃呢！

经过我和家人的精心管理，一个月后，这些青椒苗开始慢慢长大。青椒苗每冒出一枝新芽，新芽上都挂满了花蕾，随后就开出一朵朵白花，令人欣喜不已。可是，等那一朵朵花儿谢过之后，并未长出期待中的小青椒来。花柄却开始渐渐变黄、枯萎，直至凋谢。

大约又过了半个月，青椒苗每天都重复着开花、花蕾枯黄、凋落的过程，就是没有结出哪怕一个青椒来，这令我很失望。于是，我跟家人商量：“可能是这土壤不适合种青椒吧？干脆把它拔了种点别的蔬菜吧！”家人却说：“再等等、再看看吧！”

大约又过了一周，惊喜终于出现。我欣喜地发现，有朵青椒花谢过之后，花柄竟然没有变黄，顶部还冒出一个青色的小帽儿来！嘿嘿嘿，终于结起一个青椒了！

渐渐地，一个、两个、十个，呼啦啦一下子这青椒枝头上就挂起了二三十个小青椒。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啊！之后这几株青椒苗结了好多青椒，一家人吃都吃不完。

这得感谢有耐性的家人呢！其实，现在细想起来，我们凡事都得有耐性，凡事都不要过早地下结论，以免莽撞误判而留下遗憾……

(作者系江津区作协会员)